

CLASSIFIEDS 分類廣告

分類價目表 (Classified Ad. Rate)

	二週 2 weeks	一個月 1 month	二個月 2 months	三個月 3 months	六個月 6 months	一年 1 year
1 格 (1.5" x 1.5")	\$20	\$30	\$60	\$90	\$180	\$360

每週一次/ 星期五 (Weekly Publication/Every Friday)

每格 2" X 3"
一年 \$360 元平價廣告版，每星期有不同的人從亞特蘭大新聞中獲得您的資訊，商機無限。如果貴公司有新服務項目，新電話，新地址還可隨時更新，不需要等一年。增長華人社區的廣見度。

每星期的發行量+網路版發行

親愛的讀者：為了讓這份社區報紙內容更好更豐富，請您告訴商家，您的資訊來自亞特蘭大新聞，謝謝您！

一年 \$360 元平價廣告版，您的資訊每星期有不同的人從亞特蘭大新聞中獲得，商機源源不斷。如果貴公司有新服務項目，新電話，新地址還可隨時更新，不需要等一年。增長華人社區的廣見度。
每星期的發行量+網路版發行

厄瓜多行之六：基多到裡奧班巴途中 夏曙芳

今日的行程是從基多到裡奧班巴 (Riobamba)，兩地相距200公里。車子從酒店駛出市中心後，看到山坡上蓋了許多凌亂的小房子，與我們先前在秘魯首都庫斯科看到的頗為相似。領隊法提馬說，這些都是違章建築，不過基多政府也苦於無法應對，拿它們沒辦法。且由於數量太多，政府只有明文規定，違章建築的屋主若已在該處佔地十年，那塊土地就歸他所有了。記得秘魯的領隊在庫斯科對那些山坡上的違章建築也曾說過類似的話。看來兩個政府對國民的“居無所”問題皆是束手無策，暫時只有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不得已而作了如此決定。這可能也是“發展中國家”的必經之路吧。不由想起了六十年前臺北中華路那一排排的違章建築...

車子在轉上高速公路前的一個圓環處，看到一面巨大的廣告板上有一幅頗為引人注目的女子畫像。起先我還以為那位出色的女子是一位正在競選的政治人物。法提馬告訴大家說，她是一位幾年前才被厄瓜多“平反”的革命女英雄曼諾拉 (Manuela Saenz)。由於厄瓜多是一個“大男人主義”的社會，曼諾拉的功績百餘年來，官方一直是有意忽略，一字不提。直到最近幾年才逐漸浮出了水面。旅遊回來後查了一下資料，覺得曼諾拉傳奇性的一生很有意思，擇要如下：

曼諾拉 (Dona Manuela Saenz) 與西蒙 (Simon Bolivar)

曼諾拉 (1797-1856) 生於基多 (Quito)，在她出生的時候，基多是屬於西班牙的新格蘭納達 (New Granada) 行政區，屬新格蘭納達總督管轄。曼諾拉是一位西班牙貴族西蒙 (Simon Saenz Vergara) 與一位厄瓜多女子瑪利亞 (Maria Joaquina Aizpuru) 的私生女。她的母親瑪利亞為此被她的外祖母逐出家門後，小小的曼諾拉便被送去了聖卡塔琳娜 (Santa Catalina) 修女院住讀一直到17歲。隨後曼諾拉到她的父親那裡住了兩三年。1817年，她的父親安排她嫁給一個年齡比她大了一倍的英國富商詹姆斯 (James Thorne)。他們婚後搬去了秘魯的首都利馬。在那裡曼諾拉過著像貴族一樣的生活，常常在家中招待一些政要軍領。那些軍官常在酒餘飯後談到一些有關南美正在進行獨立戰爭的消息，引起了曼諾拉極大的關注與興趣。1819年，當西蒙·波里瓦 (Simon Bolivar) 成功地解放新格蘭納達時，曼諾拉積極參與了反秘魯總督荷西 (Jose de la Sema e Hinojosa) 之行動。

1822年，曼諾拉離家出走至基多，決定投身於獨立戰爭的革命洪流。她收集、發送、傳遞情報，並為婦女爭取平等的權利。同年，她與南美獨立戰爭的領袖西蒙·波里瓦相遇，兩人墮入情網。隨後的八年裡，她一直在西蒙·波里瓦的身邊，是西蒙最好的革命伴侶。1828年，西蒙手下的一些軍官叛變圖謀殺他，也是曼諾拉幫助西蒙逃過了一劫。後來，有“解放者”之譽的西蒙·波里瓦，曾為此事稱曼諾拉為“解放者的解放者” (“Libertadora del Libertador”)。

1830年西蒙·波里瓦死於肺病。他的同伴情婦曼諾拉變成了西蒙後繼者的一個燙手山芋。曼諾拉先是去了牙買加 (Jamaica)。1835年她想返回厄瓜多，又被當時的厄瓜多總統 Vicente Rocafuerte 拒絕入境，並吊銷了她的護照。後來，曼諾拉自我放逐到秘魯北面的一個濱海小鎮裴塔 (Paíta) 住了25年，直至終日。1856年，她死於一場流行性白喉傳染病，死後被草草葬於當地的一座大眾公墓內，遺體遺物盡焚。

2010年7月5日委內瑞拉政府為曼諾拉舉行了一場隆重的葬禮。由於她的遺物盡毀，連“衣冠塚”都說不上，便象徵性地從曼諾

拉埋葬的裴塔公墓穴裡，取了一撮泥土，從秘魯經過厄瓜多、哥倫比亞、運到委內瑞拉，安放在她的情人西蒙·波里瓦的身邊，同葬於委內瑞拉的國家偉人祠 (National Pantheon of Venezuela)。總算為曼諾拉坎坷多彩的一生劃下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順此簡述一下西蒙·波里瓦的生平：西蒙·波里瓦 (Simon Bolivar, 1783-1830) 出生在今日委內瑞拉境內的卡拉卡斯 (Caracas)。在他出生的時候，卡拉卡斯也是屬於新格蘭納達行政區。西蒙·波里瓦出生於一個富有的家庭。他的父母去世後，他被送往西班牙受教育。1802年與瑪利亞結婚，1803年瑪利亞死於黃熱病。不久西蒙便從西班牙返回故土新格蘭納達 (今委內瑞拉)。隨後，他極力從事於南美反西班牙統治的獨立戰爭，廣受跟隨的群眾們擁戴，尊稱他為“解放者” (“El Libertador”)。1821年，在西蒙波里瓦的領導下，聯合今日的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巴拿馬與厄瓜多成立“大哥倫比亞聯盟” (Gran Colombia)，不過這個聯邦政府相當脆弱。1830年他被迫自我放逐去歐洲，然因肺病卒於途中，死在今哥倫比亞的聖塔瑪塔 (Santa Marta)。今日，西蒙·波里瓦被南美諸國公認為是為南美爭取獨立最偉大的英雄領袖。他的銅像普及南美各國各地，可見南美人民對西蒙·波里瓦之感念。

車子在兩側都是安第斯山脈的山谷裡行走。路面很平，然濃霧四起，籠罩著整個山谷。車子左轉右彎，除了佩服司機先生的高超技術外，我只有閉目不向前觀了。晨霧逐漸消失後，車子經過一個收費站，進入了一條高速公路。法提馬告訴大家，這就是在厄瓜多境內的泛美高速，幾年前才竣工，現由私營公司承包20年。

泛美高速 (La Panamericana)

早在1923年便有提議在南北美洲築建一條公路網，連接各國主要城市的宏偉計劃。主要目的自然是為這些國家商品貿易的來往提供方便的捷徑。厄瓜多境內的35號公路 (Troncal de la Sierra) 便是厄瓜多為這個大計劃的貢獻，當地人稱之為“泛美公路” (La Panamericana)。這是一條連接厄瓜多境內高山地帶的公路，北起與哥倫比亞交界處的圖肯 (Tulcan)，經過首都基多 (Quito) 到南部與秘魯交界的嗎卡拉 (Macara)。整條公路的路況頗佳，且大多是在安第斯山脈中行走。車窗外的地貌忽現山巒叢林，忽又綠野牛羊，陽光普照下，益顯出草地的一片翠綠。在一大片的綠色草坪上看到一面紅底白字的大條幅，法提馬翻譯說上面寫的是“保留這塊牛乳產地，不要變成屠宰場”她告訴我們這一帶也是厄瓜多最大的乳類生產區。

車子一直在周圍全是火山的谷地行駛。彎曲迂迴的公路四周全是火山群。從車窗望出，還可以看到最高的 Chimborazo 火山頂上的白雪。車子經過了一個軍事基地、玫瑰花園、綠屋暖房與農田。地裡種的多為玉米洋芋之類。車行約一個半小時後來到 Cotopaxi 省的 Shquisil 鎮。法提馬告訴大家，此鎮沒有公共交通，每週四的大集市就是居民上街購物交誼的日子，也是最熱鬧的一天。這裡每週一次的大集市，正巧我們給碰上了。

大集市

我們先去參觀那個牲口市場。看到市場內有大大小小的牛、羊、豬、狗、還有南美特有的四不像 (駝羊)。到集市來的買主賣主都是穿著印第安土著的服裝。婦女皆戴著帽子，圍著披肩。法提馬說，從她們的服飾可以識別出他們來自何個部落，說何種方言，一目了然。這一帶的居民多為純印加人的後裔，甚至有些是印加統治前的部落之後裔，與西班牙人混血的不多，一直保持著各個部落之傳統習俗。她還告訴我們，厄瓜多

今日的人口約有60%是當年土著與西班牙人混血的後代，稱之為“麥士蒂索”人 (“Mestizo”)，大多數住在城裡的人都屬於這個範疇，包括她自己在內。27%為印第安裔，7%為黑人。大集市所在之省份也是印第安土著的密集之地。

說到牛羊的價格，法提馬說，一頭牛大概是\$800-\$1000，一隻羊是\$100-\$150左右。這是我第二次看到牲口市場，第一次是在南美的喀什。二者各有千秋，很有意思。繼牲口市場我們在鎮內還參觀了一個日用品的集市，攤位上有許多手工織的毛料衣著、掛件之類，色彩鮮艷花樣特別，很有南美印第安風味。

納朗候 (Navanjo) 玫瑰園

上車後，車子來到 Latacunga 鎮。這是一個被火山包圍的小鎮，距離最近的火山只有50英里。歷史上曾有三次全鎮毀於火山爆發的記錄，現仍有居民15萬人。當問到為什麼還有人要住在這麼危險的地方時，法提馬說，厄瓜多境內到處都有火山，人民安土重遷，搬家不易，出外謀生更難。我們在該鎮造訪了一個規模相當大的納朗候 (Navanjo) 玫瑰園。在園內一位負責人員的陪同講解下，我們一一參觀了玫瑰花從幼苗、培植、採擇、包裝、冷藏、運輸等一系列的流水線作業過程。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麼多種類的玫瑰花，五彩繽紛，真是美不勝收。我也是第一次聽到運到外國的玫瑰花梗之長度皆有不同。例如，俄國指明要兩英尺的長梗，其他國家則12英寸即可。鮮花是厄瓜多的第四大出口，今天總算是見識到了。

納朗候玫瑰公司共有員工250人，80%為婦女，為當地的就業提供了很大的貢獻。在出口處看到一張牆上的彩色大照片，員工們穿著橘紅色的制服，個個面帶笑容，在慶祝該公司給員工們健康保險等福利。讚評聲中，我們踏出了納朗候玫瑰園。

裴麗芝苑 (Las Casas del Perez) 的午餐

車子將我們載到一個外面看來完全是私家住宅的房子午餐。女主人艾伊達 (Aida Lopez) 的先夫是當地一位頗有名氣的畫家與收藏家。他去世後，艾伊達決定保持先夫的藝術收藏，同時她自己也繼續作畫，尤擅於彩繪玻璃。車子進入圍牆內的大門後，眼前是一棟別墅型的白粉牆黑瓦頂，依山坡而建的房子。女主人穿著整齊地在門口迎接。踏進客廳眼睛為之一亮，其裝潢佈置實是非同凡響，品味出眾。這與其說是餐廳不如說是藝廊。本團又是唯一的賓客，這間特約的藝苑餐廳真是別緻透頂，大大地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大家慢慢地欣賞美術美食，享用了一頓難忘的午餐。復上車後，經過一個公路邊以果汁霜淇淋聞名的小鎮。見到車窗外幾乎所有的店舖前都有一座座各色霜淇淋圓錐的廣告招牌。小鎮中心還有一座高大的霜淇淋圓錐塑像，堪稱一景。

奧賓納 (Urbina) 火車站

車子一直在山路中盤旋，路面愈行愈窄，遠山頂上的白雪似乎也愈來愈近。我們來到了此行的最高點：海拔約3640米 (11,648英尺) 的卡尼拉座 (Canelazo)。此處的地標是一座建於 Chimborazo 山坡上的奧賓納 (Urbina) 火車站。

我們在離奧賓納火車站不遠的一間山上客棧停留了一下，喝了一杯當地的卡尼拉座高山茶。客棧的周圍非常空曠，農地上種了豆子與胡蘿蔔，有幾頭羊駝坐在草地上。後院還有一座原居民的草房，現被用作儲藏室。這種草房的形狀有點像愛斯基摩人的冰屋，只有門，沒有窗，以一種像蘆葦的植物梗作為屋頂。屋子裡很陰暗，不過據說是冬暖夏涼。法提馬說，這種式樣的老屋至今在當地還有人在用。因為一則是這種房子的價

格與開銷低廉，二則，有些老人住慣了這種房子，並不見得喜歡新房子。她還告訴我們說，大家不妨注意一下，車子所經之處的農家，往往有這種圓頂草房與現代磚屋並列的現象，原因是一些開始富裕了些的農民，為怕被別人恥笑，便特地蓋了新式的磚房，而實際上還是住在草屋裡。我想起了陝北黃土高原上的窯洞與山西地窰院。看來在發展中的國家裡，最窮困的族群也好像總是農民吧。

在這間山鎮小客棧的大廳牆上看到一幅很有意思的人像圖。這些圖像是以半卡通的手法繪製，圖面人物的排列類似達文西名畫《最後的晚餐》。細觀之下發現圖中之人物，相當有意思，我們熟悉的面孔有：中國的毛澤東；北越的胡志明；古巴的卡斯楚；委內瑞拉的恰維茲、玻利維亞的西蒙波里瓦；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全是發展中國家領導革命，爭取獨立與民權的有色人種。圖中沒有一位是已發展國家的領袖，沒有歐美元首。這張畫是否代表厄瓜多的民聲民意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該畫家想說的話已是一目了然。

步出卡尼拉座山鎮的小客棧，涼風迎面襲來，陣雨過後的山間，只見霧氣緩緩升起圍繞著山嶺。四面是一片清新寧靜，綠色的草坪益發地綠了。多美的大地，多美的山野。續上車後，車子一直在蜿蜒的山路上左轉右彎繼續前行，於黃昏時刻駛抵阿布拉斯蓬歌 (Abraspungo) 鎮入宿。阿布拉斯蓬歌意為“一條通道的開口處”。它位於 Chimborazo 省會裡奧班巴 (Riobamba) 的市郊，海拔7500英尺。我們住的酒店環境非常優美。客房有點像四合院式，房間很寬敞四周的庭院畫面整齊美觀。園裡的圍欄內還養了牛羊雞犬，充滿了田野氣息，比高樓大廈內的星級“賓館”要可愛多了。



納朗候玫瑰園內裝箱待發之玫瑰



牲口大集市上之部落婦女



牲口大集市一角



海拔3640米之農家田園